

南水北调“守井人”



陈新才

丹江口水库的水，是带着记忆的。它沉静地躺在鄂西北的群山之间，不仅映照着天空的云影，也倒映着一方土地为水而变、因水而兴的岁月。我工作后在濒临汉江的郧阳城安了家，从此枕着涛声入眠。晨光熹微时，常被江上“哗啦”的推船声唤醒——那是早起的“守井人”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

从我家的窗口望出去，浩渺的水面连接着远山。邻居王大伯，曾是在这库区养了半辈子鱼的把式。他总爱说起当年：上百口网箱连成片，像是水上耕出的田垄。一网撒开，捞起的是全家生计，也是郧阳人依水而居的烟火年月。

改变，始于肩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，丹江口水库成了核心水源区。一库清水，自此要滋养北

方。“大水缸”必须清澈见底，这成了铁律。王大伯说，得知消息那夜，他在岸边蹲到天亮。“咱守着这口井，就得让远方的人喝上放心水。”他踩灭烟头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清晰。

拆网箱，只是这场深刻变革的开端。更大的奉献，早已写进群山的历史。为保障水库水质与容积，古老的郧阳城经历了搬迁，良田、家园与企业沉入水底。我拜访过老移民，听他们讲述：离开祖屋时，最后带走的是门楣上一张褪色的平安符，是院角一坛封存的老酒。故土沉入碧波，乡愁化作守望。

江还是那条江，库还是那片库，郧阳人却换了活法。他们共同拥有了一个朴素而光荣的名字——“守井人”。

老肖也是其中之一。曾经的捕鱼好手，如今是清漂队长。每天最早划破库区宁静的，总是他的小船。盛夏，甲板炙热，汗水在救生衣下汇成细流；严冬，寒风刺骨，冰水时常溅透衣裳。他那双因常年劳作而关节粗大的手，稳稳握着捞杆。问他苦吗？他正专注地打捞一片漂浮物，头也不抬：“看看这水，值。”顺着他的方向，但见碧波万顷，清澈如镜。

在郧阳，像老肖这样的人，早已汇聚成集

体群像。数十支党员护水队、民间志愿队的旗帜，常年飘扬在库岸。他们巡护、清理、宣传，数万人次的默默付出，共同托举起水源区的洁净。

护水，从责任内化为本能。政协委员牵头的“小草义工”队里，有小学生，有白发老人，还有坐着轮椅的残疾人，人人都是“守井”兵。一个孩子曾捡到库边的漂流瓶，里面小纸条上稚嫩的笔迹写着：“北方的小朋友，你喝到的水，是从我家乡流过去的。”这份纯净的牵挂，让人动容。

这更是一场众志成城的守护。郧阳与周边地区、与受水地北京紧密携手，跨区域协作机制不断健全，“京堰同心护水”的佳话频传。关停并转高耗水或可能影响水质的企业，壮士断腕；发展生态农业、绿色产业，转型升级。库区周边的山峦愈发葱郁，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桃花水母在清澈的水湾中重现，成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。

科技，为这份质朴的守护插上翅膀。智慧水务平台上，数百个监测点实时守护；无人机巡飞，勾勒出青山绿水的画卷。指挥中心里，值班员时刻紧盯屏幕。一次深夜数据异常警报，应急队伍迅急出动——查明原是成

群的库区水鸟游过所致。“虚惊一场，但一刻也不敢大意。”正是这种如履薄冰的警惕，守住了水质的稳稳达标。

如今的郧阳，探索着保护与发展的新路。农技专家带领乡亲们发展有机茶园、生态果园，“不仅要让水流出去，还要让水更甘甜”。王大伯的“渔家乐”里，地道的汉江鱼和新鲜蔬菜，吸引着远客。他总爱指着窗外浩渺的水面面对北方的朋友说：“这水，甜着呢。就是从我们这儿，一路送到北方的。”

去年深秋，我在库边又遇老肖。他正带着小孙子辨认水鸟。孩子仰头问：“爷爷，这水真的能流到北京吗？”老肖望向水天一色的远方，目光悠远：“能。”

暮色渐浓，库水宁谧，无言北去。岸边的路灯渐次亮起，柔和的光晕洒在巡库人日复一日行走的小径上。

他们的身影，连同这绵延的青山、无边的碧水，构成一幅永恒的画卷。

守井，于郧阳人而言，早已超越具体的劳作。它是一种融进血脉的自觉，一种写入大地的承诺——如同库岸扎根深处的树木，执着地守望着这口“生命之井”，清流永续，福泽绵长。

书房里的骑手

萧正清

冬日的清晨6点，路灯还未熄灭，温州城浸在青灰色的薄雾里。我晨跑的脚步声，一下一下，叩着尚未醒来的街道。每次路过街角，我总会慢下脚步——那间“城市书房”的灯，在清冷的晨雾里亮着。透过玻璃，能看见一个身影，微微弓着背，埋首在桌前。这成了我晨跑路上一个固定的、温暖的坐标。

每次我跑过这里，心头都漫过同样的疑问：他是谁？备考的学生，抑或贪恋此处清静的失眠人？这疑问在日复一日的路过中悄然堆积，终于有一天，我推开了那扇门。轻微的响动让他应声抬起了头。我的目光迎上一张30多岁男子的脸，平和，甚至有些腼腆。而他手边那顶黄色头盔、椅背上搭着的明黄色外套，已悄悄说出了他的身份。

“早啊，小哥！”我轻声打了个招呼，也跟他有了简短的交谈。他姓陈，确实是一名外卖骑手，和家人租住在附近。选择清晨来到这里，原因也很简单：孩子上小学，妻子也要上班，他怕翻书的声音、怕台灯的光亮扰了家人的睡眠。于是，他几乎每天6点准时来到这间24小时开放的城市书房。“这里安静，亮堂，书也多。”他笑了笑，手指轻轻抚过面前摊开的书。旁边有个笔记本，字迹工整，抄录着些句子。他说，7点之后，手机上线，系统就会派单，他就要变作那个在车流中穿梭的骑手。

我也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，在他不远处坐下。屋里再无人语，只有偶尔翻动书页的轻响。这寂静并不空洞，反被一种饱满的安宁充满。

7点了。他合上书，放归书架，收起笔记本。这时，他放在桌上的手机屏幕忽然亮起，一声短促的电子提示音格外清晰：“您有新的外卖订单。”他拿起手机，指尖轻划，目光扫过信息，眉宇间添了几分整装待发的干练。

他穿上那件明黄色的外套，戴好头盔。推门离去前，他回头朝我点了点头：“走啦，接单去了！”我透过玻璃，目送他发动电动车。只一瞬，那抹明亮的黄色便轻巧地拐出路口，融入那晨曦微露的、渐渐流动起来的街巷中。

晨跑依旧，城市如常。只是我的脚步里，多了一份笃定。我知道，在这庞大都市的某个角落，总有一盏灯，是为早醒的灵魂亮着的。也总有人，在生活交付给他的角色之外，始终为自己守护着一片宁静的疆土——那里不为生计奔忙，不为时间所驱，只安放那颗在尘世中依然眺望远方的心。

垂钓是一种情结

张孚

我喜欢钓鱼，是有原因的。与钓友们结伴一起去野钓，沿途都是风景。村落人烟，水田畦麦，一片葱茏可爱。守着钓竿，坐在湖畔，细草茸茸，湖光粼粼，心情顿时万般舒畅。

凡恋钓者，无论外貌还是性格，都非常突出。一是：肤色黝黑。特别是夏秋两季，由于长期日晒，裸露的肤色，都像铁一样；二是：能吃苦。不怕跋山涉水，不怕蚊虫叮咬，渴也耐得，饥也忍得，热也熬得，冷也受得。三是：有毅力。这些人都属柳枝的，一坐下来就生根，不管上鱼不上鱼，一钓就是一天。四是：说话幽默。有一个钓友，每次表述他的收获时说法都不同。有一次他只钓到了一条鱼，却自豪地告诉我：“今天，我钓了六斤。”另一次，他钓不到两斤鱼，仍旧自豪地对我说：“今天，我钓了十五条！”

垂钓是一种情结，情之所系，能让人忘记疲劳，即使五更起，半夜睡，也心甘情愿。出征前夜，他们都表现得异常兴奋。前半宿拴钩，绕线，收拾渔具，忙得手脚不闲。后半宿躺在床上也睡不着，来回“翻饼”，隔一会儿，拉一回灯，看一回表，就怕误了集合时间。

有人说，把闹钟上好，岂不省事？可是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你想啊，如果深更半夜铃声大振，家人邻居都会被吵醒。自己去钓鱼，让别人也不能睡安稳，忍心吗？我接触的钓友中，有个叫华子的，他采用的办法可谓两全其美。华子每次收拾好钓具，半夜就背起东西赶往集合地点。到了地方，马路边铺上雨衣放倒身子先眯一觉。他这么做，既不影响别人，也绝不会晚点。

垂钓者属于乐天派，但他们也有郁闷的时候。由于太痴迷垂钓，造成一天不摸竿手痒，两天不摸竿心烦，一周不摸竿则酒肉无味。钓友老刘对我说，他如果几天没去钓鱼，晚上做梦准在河边。那浮漂的动作，老喜人了！能让你激动得一跃而起。

垂钓者的生活是浪漫的，一根竿横穿春夏秋冬，每个梦都闪烁着波光浪影。

猫友记

杨木华

我即将结婚的儿子买回来一只猫，灰黑的长尾巴猫，给我第一印象并不可爱。打开笼门，猫小心翼翼探头看了又看之后，突然离弦之箭射过客厅藏入卧室床下，怎么逗引都不现身，只能由它躲。这家伙，该有个专属名字便于我们呼叫，看它刚才电光火石般奔跑，就叫“闪电”吧！

一个周末午后，我躺在沙发上看书，一直喜欢黏我的闪电，竟然悄无声息了很久。我叫了几声也毫无回应，起身查看。原来，闪电在厨房窗台上，盯着窗外自由翱翔的燕子看得如醉如痴，尖尖的小耳朵竖得笔直。那双琥珀色眼眸里，倒映着蓝天白云与飞鸟。久宅蜗居，原来独处的猫也向往外面的世界。

那天晚上回家，守候在门口迎接我的闪电早有预谋，突然蹿出门，一溜烟下楼，躲进别人的车底下不出来。从温柔的呼喊到严厉的呵斥，从零食诱惑到武力驱赶，在夜深人静的小区里，搞得我尴尬至极。从那以后，我自然想到了遛猫，想带它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周末晚饭后，我给闪电戴上脖套绳子，关进特意网购买的遛猫大包里，骑上摩托到县城公园。没想到，出笼的闪电与宅家时判若两人——竟胆小如鼠，不敢站立而是匍匐着往草丛或角落钻。我们把收好的太阳伞撑开摆在草地上，猫立即闪电般匍匐到伞下，张嘴大口大口喘气。遛猫的想法就此夭折。

在家中，闪电对我不薄——对我进行“猫疗”。我的老寒腿，一到冬天就像个冰坨坨，买了狗皮护膝，可效果不明显，闪电的到来让我有了新体验。我每天回家在沙发上一坐，拿出手机想玩一下，它立即跳到怀中用头不停地拱手机。放下手机摸摸它的头，它立即安静下来。原来，和闪电的相处，必须一心一意。也就在那天，我发现热乎乎的猫身，正是膝关节梦寐以求的热源。于是，我调整自己的坐姿，让猫身完美蜷伏在两个膝关节之间。猫一卧，温热源源不断地抵达我寒凉关节的深处，某些僵硬冰冷，开始缓缓柔软下来。闪电安静蜷伏，那一刻，是真正的岁月静好。

闪电来了一年多，已经成为家庭的一员。就让我们相依相伴，共度猫友岁月吧！



“的哥”大龙

了。后来每次打摩的，我便都会找他。

到了中秋节，单位发了两箱苹果，我有事外出，便打电话让大龙过来，帮我把苹果载回去。半夜回家，妻子告诉我，那摩的小伙根本就没来送苹果。我想，大概是顾忌天色已晚，怕影响你休息，第二天早晨准送来。可接连两天，都没有见到大龙的影子。我心里便有一点别扭，并不是为那些苹果，而是后悔自己不该这样随便轻信别人。

第四天傍晚，我刚下班走出单位的大门，就看到大龙正焦急地等在那里，摩托车上有两箱苹果。他见了我，脸突然红了，怯怯的样子。原来，那天他载着我的苹果，路上被一辆超载的大货车挂了一下。好在只是腿上擦破了点皮，车胎瘪了，苹果散落一地。他去找那车主索赔，又去修摩托车，所以耽搁了三天。那两箱苹果因为当场丢

了一半，他今天下午特意到水果批发市场买了一些又填满了。他迅速打开一只箱子，拿出一个苹果，对我说：“你看和你发的是不是一个品种？如果不是，我赔钱，丢多少我赔多少！”我赶紧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兄弟，说啥呢？你要不嫌弃，这苹果咱哥俩一人一箱，就算是我对你受伤的一点慰问吧！”他连连摆着手说：“要不得，要不得！”见我很执着，就不再推辞。

从那以后，我和大龙就成了好朋友，空闲时偶尔还在一起小酌两杯。后来，我在市里买了房子，电话号码也换了，就和大龙渐渐失去了联系。不过，心里偶尔还会想起他。

去年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，我去火车站送一个老同学。“大哥！”突然听到有人在身后大声喊，一回头，正是多年不见的大龙。原来，我搬家以后，他也换了地方。他先是给一

个出租车主打工，专干夜班，白天再找点零工干。攒了几年钱后，就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网约车。他对象也来青岛工作了，在一家保洁公司，两人加起来，收入还不错。再干两年，争取在这里买套房。

大龙说，就是当年那箱苹果，才让他坚定了留在这个城市的决心。“因为大哥没嫌弃我是个开摩的的，还把我当朋友。大哥是城里人，大哥接纳了我，也就等于这个城市接纳了我。”

大龙一番话，说得我心里好感动。没想到只是区区一箱苹果，他会一直记着。

大龙是来车站送大龙父母回老家的，他说，现在手头宽裕些了，就把二老接来小住，也让他们过了一把城里人的“黄金周”。望着一脸黝黑憨厚的大龙，我想，他的梦想会实现的。

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如今在建德，许多女性成为创业的典范。民宿主、新农人、非遗手工糕点传承人、电商直播达人……各行各业，随处可见女性创业者的身影。“女性主体性”是当下的一个热词，在建德，它变得那么具体。

令我尤为难忘的，是一群中老年女性唱歌的画面。

在之江村，当地妇女自发成立“歌之江合唱团”，常态化开展送戏下乡、合唱汇演等活动，2025年在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东部大区赛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。

江边一座小村庄，如诗如画水韵悠悠……原先并没有音乐基础的阿姨们，在音乐老师的指导下，昂首挺胸，面带笑容，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大声唱起了她们自己的歌。

同为女性，我为她们身上展现出来的力量而感动。不论年龄，不论职业，我只知道，她们此刻在做自己喜欢的、有价值的事情。

建德的香气，萦绕在我鼻尖，淡淡的，暖暖的，久久不散。建德的香气，也盘旋在我心间，每当我想起这个地方，我会提醒自己，要跟她们一样，认真生活，努力创造。

建德的香气

司空见惯，但我久居北方，就觉得，有这香气的陪伴是惊喜。

于是，整个建德之行就被包裹在花香之中。建德地处浙江西部，被新安江、兰江和富春江环抱，常年水汽氤氲，花香里也透着水润的温柔。

从新安江水库大坝底70米深处涌出的江水，常年恒温17摄氏度，夏天的江面上据说是仙气般的白雾——有孟浩然《宿建德江》诗句为证：“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”这两句仿佛还不太熟，后面的两句则脍炙人口：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”

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，因为这两句诗，建德就更加诗情画意起来。

这个江南小城，四时风景各不同。秋意渐浓的时节，与我不期而遇的，还有一大片已经收割完的稻田。薄暮时分，稻香袭人。是桂花香！不冲，淡淡的。本地人可能已经

吴丽蓉

我的手机相册里珍藏着一段视频，那是有一天清晨推门所见的风景——似阴未明的天空下，是连绵起伏的青山，一条长长的云雾飘于其上。山下的富春江碧波荡漾，船只缓缓移动。鸟鸣声中，卡车突突开过，倒为这世外之地增添了些人间烟火气。

那是11月初，我住进建德山间的一座木屋。视频里的景象，每次再见都感觉沁人心脾。但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，视频无法收录气味，我只能依靠记忆去回想。嗅觉平时用得最少，但据说反而是记得最久的感觉。打从建德高铁站一出来，我便闻到空气中浮着一丝清甜的气味。是桂花香！不冲，淡淡的。本地人可能已经